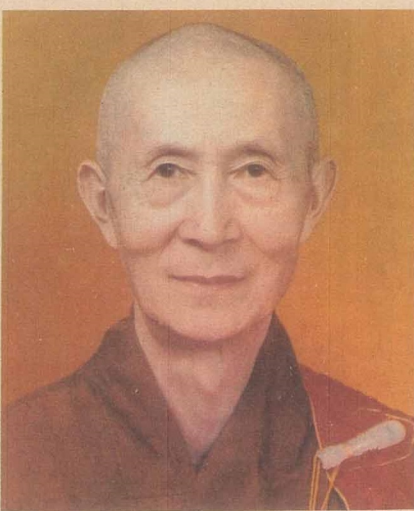


證嚴法師 與慈濟醫院

劍慧陳



嚴證，袖領神精的濟慈是師導順印法
證。柱支的業法濟慈，父師的師法

醫院的籌建，是從民國六十八年五月發起，這七年間，建地變更三次，許多心血彷彿無端白流，到今天的醫療大樓完工，其間柳暗花明，成為遲來的幸運。在這七年之間，不知開了多少次諮詢、籌備、施工、行政的會議，不知勞動了多少政府首長、地方紳士、醫學界名流、佛教界大德、工商界巨子，乃至涓滴輸將的無名善士；為慈濟醫院，這棟多的人來結緣投入今天花天酒地的佛教工程；但是今天醫療大樓的完成，醫療作業開始，並不等於醫院建設的全部功德圓滿。而院區的整個建設規劃，景觀的施設與美化，「紀念室」的斥資與籌建，都在法師的心頭，成了未了之願。

經常的從花蓮到台北，從台北到高雄，跑遍了台灣每一個角落，接見過千萬個與她同心同德的信徒，傾訴她心中要完成的救人生命的遠景。

真是「集千鈞於一髮，荷人生苦於一己」了。

我們看得到這位風骨蕭瑟的出家大德，他的悲心與憂慮。他深知：貧病與病是兩個連體的嬰兒；慈濟醫院的功德，是秉持佛陀的眾生平等的慈愛，來接納一切苦難人生的。

以一個女子之身，承擔如此沉重的改良社會的重擔，不知別人怎麼想；我們知道物理學也有一「金屬疲勞」這個名詞，即使最尖端的科學產品——四七七飛機，也有肉眼看不到的「金屬疲勞」危機；人的身體，也不能無

堂，這是我們「在家人」的生活常規，也是我一次早起的經驗。

「出家非將相所為」這句古語，恐怕不是一些凡夫俗子所能深深體會，何況出了家，再發深心大願，去領導千萬萬道侶，去以福田田接引道侶，共登菩提之路的證嚴法師呢！

一部三十萬字的「慈濟叮嚀語」，如果有心人能細細慢讀，我們自能深知「一顆偉大的心靈，畢竟來自深遠大願」，才能以菩薩的心腸，去隨緣濟苦助難，去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」。

可是法師在她自己的菩提道上，特立獨行，力排人生障礙，而又有這麼多與她同流，與她「共甘苦同患難」的道侶，在一起苦難同擔，也真使她在憂心忡忡的建院歲月裏，獲得無限慰藉了！

五、燈燈相續，當代高僧之薪傳

在證嚴法師實踐佛門悲願的辛勞歲月裏，在舉目荒涼、世途崎嶇的眾生世界，能夠以慈悲心照拂這位發願弟子的——是她的剃度師尊——當代佛學泰斗、印順長老。印公長老在慈濟道侶們所熟知的，住在台中縣太平鄉的「一師公」。

今年八十一歲高齡的印公長老，是清代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出生於中國浙江省、海鹽縣。印公幼年即思慮銳敏、卓拔不群；從十六歲起，在南投蓮因寺講課，擔任小學教員八年，曾任鄉道出小學校長，二十六歲到普陀山為僧，二十六歲到廈門南普陀學院研究佛學，不久即受知於禪宗巨匠虛雲老和尚，出任福州鼓山佛學院講席、三十一歲於普陀山慧濟寺開闢「全藏」。

此後二十年，私淑民國佛教領袖——太虛大師，並在抗戰期中，任教於四川「縉雲漢藏教理院」，同時從事高深佛學研究。大陸沉淪之後，於民國三十八年移居香港，編定四十冊的「太虛大師全書」，四十二年來，駐錫新竹青草湖福嚴精舍，鏗而不捨，浸沉於佛學全貌而

早以詩文類有日本最高學位的比丘界第一人。

其實，在近年，能在社會上、佛教場合見到印公音容的人並不多，因此世俗界了解老人一生學問的人也不少；因為老人一生平淡寧靜、靜光禪意，除開極特殊的禮請之外，社會上的一切酬酢，完全謝絕；但是老人著作等身，他的「十萬言」以上的著述，影響佛教思想界之大，無與比倫。因此，允為中國近代佛教思想之巨擘。

老人之著述，不僅為中國佛學界所珍視，也蜚聲於史哲學界。如果我們國家對宗教界大德也有「禮遇」的話，印公理應被尊為「國師」而當之無愧！

正因為有這樣德高望重的師承，所以，才有這位悲願深宏的嗣法弟子，為濟世渡人而行菩薩道的證嚴法師。

印公師承，二十多年來深受印公人格的薰陶與學風親炙，她完全承襲了老人不務紛飾而淡泊清越的情懷，才能引導慈濟事業上「不為己謀，為天下計利」的「慈濟」之路，才能以法燈相續的光華，照耀眾生！

證嚴法師雖居花蓮，但幾乎每月都要到台中鄉間作「省師」之行。所有「慈濟法業」的有關重要決策，以及道業上的進境，都會面懇印公指示。有時法師也懇請印公到花蓮遊歷。所以，老人對「慈濟功德會」的一切動態，都瞭如指掌。以老人對「慈濟事業」，都會作最大的支持與鼓勵；尤其對慈濟醫院的興建，在精神與資財兩方面，都成為法師的慧命之最大支柱。

從慈院動工以來，印公不動聲色地、凡有海內外弟子、同道、信眾、以及生需供養，幾乎全數移入「慈院基金會」的帳戶之下，多年來，已轉入的財務數字，恐怕已經十分可觀了。但是這筆淨財，在「慈濟月刊」上和徵信名單上，是找不到的。這些錢，總會不經意地「毫無出處」的轉入慈濟醫院的基金會裏，而證嚴法師的「懷恩」之情，也就可想而見了。

證嚴法師事蹟「至孝」，而印公老人之薰被「至慈」，而這種佛法家慈承續，非同一世作伴的緣分，對上下兩代之間的人格取樣，無法抉擇也不能抉擇；因此，世間「父賢子孝」的事比比皆是。但是佛家的法裔是建立在佛陀的無相無我、慈悲喜捨的教示下；是凝聚在師弟人格道業慧光相濡的基礎上，所以才會出現有「玄奘之明師」；然後有「一窺其高徒」；有「道安之賢」，然後有「慧遠之傑」。在師弟承傳中，有的以言教，有的以身教；有的以學術思想相砥礪，有的以悲願道業相交感，然後使佛法明古鑒今，成為黑暗世間的一盞慧燈。

在慈濟法業中，證嚴法師能以無比的定力與信念，能堅忍圖強，能以大慈人格領導這多社會大眾從事濟世工作，畢竟從法乳中吸取了最深純的血液，從師承上負了高潔的品格，無私無我，終於使今天的慈濟醫院，走進中國醫療救濟的行列，並成為台灣東部救病救傷的重鎮。

證嚴法師之蒙受慈師印公之庇佑，這在「慈濟」成長的歷史中，是「默然滋潤」的。

慈濟醫院籌設五年以來，社會各界，風起雲湧，出錢出力；其中感人事蹟，罄竹難書。

現在，從簡略浩繁的記錄裏，檢出數端公諸於世，以誌今賢之高卓情懷。

一、學根老法師：

學根老法師，是大陸來台的佛界先進，目前是台北縣中和市觀音禪院的住持。

當慈院於七十二年「第一次破土」時，法師得悉「慈濟功德會」及其道侶發起興建醫院，拯救病苦同胞，便響應積極建院，每月捐資台幣一萬元；到七十二年，為了極力支持醫院基金，不願自身簡陋的道場、屋漏雨，連續改建「梁皇寶懺」法會四個月，法會圓滿之後，將全部淨資三十萬元，捐給慈院。

當時有弟子問他：「師父！我們的屋子已經漏得這樣大，是不是要先撥款來修繕呢？」

老法師說：「哦！建院事大，屋漏了緩一緩再說吧！」

行善款，曹氏不遺餘力，書

自此而後，法師不顧自身拮据，到今天陸續捐資超過五十萬元。

二、果證法師：

果證法師，是台北市華陰街普濟寺的住持。七十二年秋天，這位大德尼經由慈濟委員、林月雲的引介而認識「慈濟」，法師於感動之餘，專程來到花蓮，捐出鉅資。以後，凡是弟子所有供養，便全部轉入「慈濟醫院」戶內，同時鼓勵他的信眾，要支持慈濟，行菩薩道，一年多以來，已捐淨達台幣一百萬元以上。

三、修觀法師：

修觀法師，是留學日本佛教大學的碩士，出身於止靜院，台北市菩提講堂住持。現任台北市菩提講堂住持。法師於民國六十九年初應劉家鏡居士，是中壢文化醫院的信眾，他的堂姐曾親近印順導師多年，自慈院興工之後，居士得悉，每月捐資一萬元。但不幸於七十二年初，於例行「健康檢查」時，發現罹患鼻咽癌，居士放下一切，乃將中壢市區一座學佛園，拜候曉雲法師，全體合影。

樓房義賣得款一百六十萬元，捐助醫院為基金，事經十個月之後，即七十二年十一月二日，居士病篤，在臨終之前，向家人留下遺言，他要「在來生投胎作慈濟醫院的醫生」，普濟我病苦同胞！

九、陸輝若居士：

陸輝若居士，是澳門佛界道友，已自公職退休，有子就讀淡江大學。因在佛學社中知悉「慈院」消息，乃轉告親朋，而陸氏又因閱讀「菩提樹月刊」，刊載「為慈濟建院呼籲海外同胞響應捐資」啟事，乃於七十年滙來港幣十萬元贊助建院；又於民國七十一年，陸氏假來台探親之便，親到花蓮功德會，再捐港幣十萬元；七十二年，陸氏再度來台，以退休金，捐助建院，四年來，陸氏共捐淨達台幣一百七十五萬餘元，為慈院注入新的生命。

其實陸氏自奉極檢，來台時所居是淡水學生宿舍，本身亦非巨富，其所植福田，可謂無量了！

（三）

張清揚大德，是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夫人，高齡七十五歲。於慈濟的兩次台北（空軍活動中心）義賣會上，慨捐黃金三十五兩、實投公園套房一間，其中有孫將軍於抗戰期中慶功紀念品——金質小象一對，當場又義賣台幣一百萬元再轉捐給慈院。

孫夫人為佛界耆宿，數十年來護持佛教，功德無量！

八、劉家鏡居士：

劉家鏡居士，是中壢文化醫院的信眾，他的堂姐曾親近印順導師多年，自慈院興工之後，居士得悉，每月捐資一萬元。但不幸於七十二年初，於例行「健康檢查」時，發現罹患鼻咽癌，居士放下一切，乃將中壢市區一座學佛園，拜候曉雲法師，全體合影。

洪老典先生，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，與其夫人攜手於菩薩道上，默默耕耘，多次捐鉅資建院，而今達台幣七百萬元以上，對慈院之功德，貢獻至大！

六、曹仲植先生：

曹仲植先生，七十餘高齡，浙江人，是佛教界的現代「祇園耆士」，也是成功的企業家；曹氏多年來推動社會慈善事業，其事迹不絕於報章雜誌上披露。除已成立的「曹氏基金會」，提供獎助學金幫助清寒子弟讀書上進之外，並於二十多年來，捐助一千七百餘台殘障輪椅，透過社會機構，遍施我手足殘缺難胞，至於類似的善行善款，曹氏不遺餘力，書

不勝書。近來曹氏因感於慈院需要資金殷切，於七十五年元月四日，到台北市吉林路慈濟分會，以其夫人曹賀雲卿（已逝世）名義，捐出台幣三百六十萬元，為慈院的購置「賓客用電梯」二部之資。

七、張清揚大德：

張清揚大德，是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夫人，高齡七十五歲。於慈濟的兩次台北（空軍活動中心）義賣會上，慨捐黃金三十五兩、實投公園套房一間，其中有孫將軍於抗戰期中慶功紀念品——金質小象一對，當場又義賣台幣一百萬元再轉捐給慈院。

孫夫人為佛界耆宿，數十年來護持佛教，功德無量！

八、劉家鏡居士：

劉家鏡居士，是中壢文化醫院的信眾，他的堂姐曾親近印順導師多年，自慈院興工之後，居士得悉，每月捐資一萬元。但不幸於七十二年初，於例行「健康檢查」時，發現罹患鼻咽癌，居士放下一切，乃將中壢市區一座學佛園，拜候曉雲法師，全體合影。

樓房義賣得款一百六十萬元，捐助醫院為基金，事經十個月之後，即七十二年十一月二日，居士病篤，在臨終之前，向家人留下遺言，他要「在來生投胎作慈濟醫院的醫生」，普濟我病苦同胞！

九、陸輝若居士：

陸輝若居士，是澳門佛界道友，已自公職退休，有子就讀淡江大學。因在佛學社中知悉「慈院」消息，乃轉告親朋，而陸氏又因閱讀「菩提樹月刊」，刊載「為慈濟建院呼籲海外同胞響應捐資」啟事，乃於七十年滙來港幣十萬元贊助建院；又於民國七十一年，陸氏假來台探親之便，親到花蓮功德會，再捐港幣十萬元；七十二年，陸氏再度來台，以退休金，捐助建院，四年來，陸氏共捐淨達台幣一百七十五萬餘元，為慈院注入新的生命。

其實陸氏自奉極檢，來台時所居是淡水學生宿舍，本身亦非巨富，其所植福田，可謂無量了！

（三）



證嚴法師於九月十日偕慈濟委員赴陽明山蓮華學佛園，拜候曉雲法師，全體合影。